



中国文学史

下

钱基博 著



中国文学史

下

钱基博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学史 / 钱基博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5. 11

(新原点丛书)

ISBN 978-7-5458-1167-4

I. ①中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史
IV. ①I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7638 号

责任编辑 梁健民 邹 烨
技术编辑 丁 多
装帧设计 郦书径

中国文学史
钱基博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 × 965mm 1/16
印 张 71
字 数 800,000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167-4/I · 333
定 价 108.00 元

第五编 近古文学下

第一章 北宋

第一节 发凡

宋之文章，大端不出二者，而推其原皆出于唐：其一原出李商隐；自宋初西昆之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以迄宋氏痒、祁兄弟、夏竦、胡宿、王珪，词取妍华而不免庸肤，此承唐人之颓波，而未能出新意者也。其一原本韩愈；自宋初柳开、穆修以迄石介、尹洙、苏舜钦、欧阳修、梅尧臣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及其子轼、辙兄弟、秦观、张耒、黄庭坚、陈师道，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，此发宋文之机利，而以殊于唐格者也。诗古文然，推之于四六及词，亦无不然。其中欧、苏、曾、王，与唐之韩、柳，并称唐宋八大家，为后世言古文者之所宗。然惟欧阳修，碑传议论，兼能并擅。苏氏轼、辙，策论得欧阳之明快，而碑传殊无体要。曾巩、王安石，碑传同欧阳之峻洁，而议论未能警发。曾巩、王安石，以平实发浩瀚，得西汉董仲舒、刘向之意；此宋人之学汉人文也。苏洵以廉悍为疏纵，有先秦孟轲、韩非之风；此宋人之学周人文也。学焉而皆得古人之所近。惟欧阳修之容与闲易，苏轼之条达疏畅，虽是急言竭论，而无艰难劳苦之态；大而万言之书，短则数行之记，一以自在出之，抑扬爽朗，行所无事；此则宋人

之所特长，而开前古未有之蹊径者也。然欧阳修早习四六以取科第，而排比绮靡，心有不慊；遂以古文之顿挫，用之骀体之整对，而异军别张，语必老到，无一毫妩媚之态；妙造自然，无用事用句之癖。他日见苏轼四六，亦谓其不灭古文。盖尚议论，有气焰，与古文同一机杼也，而于是宋四六之体以成。诗则欧阳修以韩学杜，以文为诗，仗气爱奇。而苏轼抑扬爽朗，天生一枝健笔，有必达之辞，无难显之情，意到笔随，无不如己所欲出。而以俗为雅，以故为新，苏轼为其易，黄庭坚为其难；苏轼抒以疏快，黄庭坚欲为生拗；而要之以文为诗，以韩学杜，则固一脉相衍。于是宋诗之体以成。词则欧阳修以蜀词化南唐，抒深婉以疏俊，清新闲逸。而苏轼抗首高歌，蹊径尽脱，以散行纵横之笔，盘屈而为词，跌宕俊迈，不可以方物，一变唐五代之旧格，而寢寢乎以文为词，于是宋词之体以成。然则有宋文学之所以继往开来，而自成一代者，欧阳修、苏轼，或推之，或挽之，后先济美以有成功也。特是诗古文词，虽代变生新，而体犹袭唐。独经义之体，前无所因，始王安石，实为创格。盖古人说经，汉注唐疏，诵数以为功，援引以有据，或伤破碎，罕会其旨；而安石则以古文阐经义，清空辨折，纬以论议，不为训诂章句，通而已。盖元明清三朝科举取士之所昉，而八股文之开山也。俯仰千古，洵足以睥睨汉唐而无作。以金人南下以牧马，高宗渡江而偏安，不竞于南风，而王业替矣。然而文章未衰，济济多士，有文士，有学者，而斐然述作，不离苏轼。文士自汪藻、綦崇礼、孙覿以迄洪氏适、迈、周必大，皆以四六擅声；而开合动荡，虽谨四六之格令，而以议论为波澜；盖衍欧苏而不同西昆。而汪藻之奏议杂记，綦崇礼之论兵，抑扬爽朗，尤见其用力于苏者深也。学者则朱熹敦曾巩之平实，而微伤缓懦；陆九渊有苏轼之明快，而无其警辟。其他如金华、永康、永嘉学者之吕祖谦、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辈，不谈心性，而侈经世，考古今成败，议论波澜，全是苏门法脉矣；固不仅词之有辛弃疾，诗之有陆游也。朱熹尤恶苏学，然辞而辟之，未能廓如也。

一时学者翕然风从，而蜀士尤盛，至为之语曰：“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。”播诵人口，施及蛮貊。女真崛起，骑射纵横，亦既荡覆神州，奄有河洛；顾以能篡宋朝之治统，而不能夺苏氏之文统，一道同风，诗则苏诗，文则苏文，词则苏词，润色伦荒，波澜莫二也。于戏，异已。

第二节 杨亿附刘筠钱惟演夏竦 宋氏庠祁 晏氏殊幾道附 胡宿王珪

宋太祖少时受学于辛文悦，咏日有诗曰：“欲出未出光辣达，千山万山如火发。须臾走向天上来，赶却流星赶却月。”国史润色之作两语曰：“未离海峤千山黑，才到天心万国明。”词气卑弱，不如原作雄老多矣。及以武人为于大君，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，欲以文治销兵气。尤好读书，每曰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。”其后太宗、真宗在藩邸，已有好学之名。而太宗崇尚儒术，听政之暇，以观书为乐，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备顾问。真宗克绍先志，兼置侍讲学士，且因内阁以设职名，俾鸿硕之士，更直迭宿，相与从容讲论。自来儒臣显荣，未有越于宋代者也。杨亿宏词博学，首出冠时；遂扬温李之余藻，而称一代之宗匠焉。

杨亿，字大年，建州浦城人。七岁，能属文，对客谈论，有老成风。十一岁，太宗闻其名，召对，试诗赋五篇，下笔立成。太宗深加赏异，授秘书省正字，谓曰：“卿久离乡井，得无念父母乎？”对曰：“臣见陛下，一如见父母。”上叹赏久之，令读书秘阁，献《二京赋》，命试翰林，赐进士第，迁光禄寺丞，时年二十一岁。以启谢执政曰：“朝无绛灌，不妨贾谊之少年。坐有邹枚，未害相如之末至。”辞翻空而易奇，诵者称其警切。属三月后苑曲宴，而亿不得预，以诗贻同馆诸公曰：“闲戴宫花满鬓红，上林丝管侍重瞳。蓬莱咫尺无由到，始信仙凡自不同。”诸公不敢匿，即时进呈。上讶有司不即召。宰相言：“旧制：未贴职者不预。”即以亿直集贤院，免谢，令预曲宴。真宗以皇太子尹开封，邸中书疏，悉亿草定。

及即位，累拜左司谏，知制诰，为翰林学士；作内外制，当时制诰，盖少其比。朝之近臣，凡有除命，愿出其手，俟其当直，即乞降命，故润笔之人，多于众人，盖故事为当笔者专得。亿以伤廉，乃乞与同列均分。才思敏捷，及其作文，则与门人宾客饮博，投壶弈棋，笑语喧哗，而不妨构思。以小方纸细书，挥翰如飞，文不加点；每盈一纸，则令门人传录，往往疲于奔命，顷刻数千言。真宗以辽人入寇，御之澶渊；而亿守处州，未之从也，乃上《驾幸河北起居表》曰：

毳幕稽诛，銮舆顺动。羽卫方离于象魏，天威已震于龙荒。慰边氓俟后之心，增壮士平戎之气。臣闻涿鹿之野，轩皇所以亲征；单于之台，汉帝因之耀武。用歼夷于凶丑，遂底定于边陲。五材并陈，盖去兵之未可；六龙时迈，固犯顺以必诛。矧朔漠余妖，腥膻杂类，敢因胶折之候，辄为鸟举之谋。固已命将出师，擒俘献馘。虽夺名王之帐，未焚老上之庭；是用亲御戎车，躬行天讨，劳军细柳之壁，巡狩常山之阳。师人多寒，感恩而皆同挟纊；匈奴未灭，受命而孰不忘家。行当肃静塞垣，削平夷落，梟冒顿之首，收督亢之图；使辽阳八州之民，得闻声教；榆关千里之地，尽入提封。蛇豕之穴悉降，干戈之事永戢。然后登临瀚海，刻石以铭功；陟降云亭，泥金而典礼；远追八九之迹，永垂亿万之年。臣忝守方州，莫参法从，空励请缨之志，惭无扈蹕之劳，唯聆三捷之音，远同百兽之舞。

其为文，一以李商隐为宗，传有《武夷新集》二十卷，铺张排比，妍炼稳称，好用事，而深警不足。惟《论灵州事宜疏》，绵绵千言，感慨激切，虽骈俪犹存，而波澜尽遁。《驾幸河北起居表》、《贺刁秘阁启》，亦于妍炼稳称之中，有抑扬爽朗之致，不徒为丽词碌碌。诗亦取材务博赡，炼辞务精整；而在两禁之日，与同馆刘筠、钱惟演、惟济、张咏、丁谓等十七

人,以新诗更相属和;而亿编叙之,题曰《西昆酬唱集》,分上下二卷,得五七言律绝诗二百四十七首。大抵音节圆谐而不取高亮,字句妍华而未能清新,其源出李商隐。然商隐词为妍华,而尽有寄托,此则巧用文字而务为整炼;动辄用事,兴托不奇,号西昆体。而后进效之,乃至多窃取商隐诗句以为夸饰。尝内宴,优人有为商隐者,衣服败裂,告人曰:“吾为诸馆职抆扯至此。”闻者大噱。然如亿七言律《咏汉武帝》一诗曰:

蓬莱金阙浪漫漫,弱水回风欲到难。光照竹宫劳夜拜,露溥金掌费朝餐。力通青海求龙种,死讳文成食马肝。待诏先生齿编贝,那教索米向长安。

言外寄托,不仅善于用事,虽商隐无以过也。其他摘句,如亿《代意》曰:“易变肯随南地橘,忘忧虚对北堂萱。”《馆中新蝉》曰:“贵伴金貂尊汉相,清含珠露怨齐王。”《明皇》曰:“河朔畔臣惊舞马,渭桥遗老识真龙。”《无题》曰:“只待倾城终未笑,不曾亡国自无言。”《成都》曰:“漫传西汉祠神马,已见南阳起卧龙。”刘筠《南朝》曰:“钟声但恐严妆晚,衣带那知敌国轻。”《咏鹤》曰:“养气自怜鸡善胜,全身却许雁能鸣。”《咏荷》曰:“已有万丝能结怨,不须千盖强障羞。”借事抒慨而不乏兴象,虽用故事,何害为佳也。又如刘筠《夕阳》曰:“塞迥横烟紫,江清照叶丹。”钱惟演《秋夕池上》曰:“丛暗禽栖密,松疏露下凉。”并不用事,而自然妍华。三人者,领袖西昆,名章迥句,处处间起;岂必死著商隐句下讨生活。而亿《武夷集》中诗,亦尽有不用事而高浑警切者;如五言律《至郡累旬恶风》,有句曰:“大木行将拔,繁云黯不开。”可谓朴老。而五言排律《到郡满岁自遣》一诗曰:

迢递分符竹,因循度岁华。地将鲸海接,路与凤城赊。触石云

频起，街山日易斜。潮平聚渔市，木落见人家。吏隐偏知幸，民谣岂敢夸。无嫌句漏僻，且得养丹砂。

尤极清旷秀爽之致；岂得以浮华纂组一笔抹杀之哉。亿以文章幸于真宗；而在学士院，忽夜召见于一小阁，既见，赐茶，从容顾问。久之，出文稿数篋以示曰：“卿识朕书迹，皆朕自起草，未尝命人代作也。”亿惶然不知所对，顿首再拜而出，乃知为人所谮，由是佯狂。当时学者翕然宗之。而博览强记，尤长典章制度；时多取正，喜海诱后进，以成名者甚众。人有片辞可记，必为讽诵，手集当时之作，为《笔苑时文录》数千篇。

刘筠，字子仪，大名人。举进士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，兼龙图阁直学士。文善对偶，尤工为诗，初为杨亿所识拔，后遂与齐名，时号杨刘。历事真宗仁宗，三入翰林，意不怿，赋诗曰：“蟠桃三窃成何味，上尽鳌峰迹转孤。”移疾不出。朝士问候者继至，询之；曰：“虚热上攻。”一客笑曰：“只消一服清凉散。”意谓擢两府始得用清凉伞也。夏竦与筠同在翰林，而筠为先达。仁宗即位，擢竦为枢密副使，骤登两府。筠益不平，作《堠子诗》曰：“空呈厚貌临官道，更有人从捷径过。”

夏竦，字子乔，江州德安人。父承皓，与辽人战死；录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。竦资性明敏，为文章典雅藻丽，举贤良方正，寻擢中书舍人。奉诏使辽，辞不行，其表曰：“义不戴天，难下穹庐之拜；礼当枕块，忍闻夷乐之声。”既以文学起家有名，一时朝廷大典策，累以属之；而挟数倾侧，世以为奸邪，屡遭抨弹；因作诗《寄知谏院张昇》曰：“弱羽惊弦势未安，孤飞殊不碍鹓鸾。黄金自有双南价，莫与游人作弹丸。”累官枢密使，封英国公，卒谥文庄；传有《文庄集》三十六卷。清人《四库提要》称“其文章词藻赡逸，风骨高秀，饶有燕许气象”。今观其诗藻丽而乏兴象；文则典雅而不警切；一同杨亿之西昆，而病亦如之；风骨不飞，何能高秀，所以词藻赡而不逸。诗之差有兴象而耐吟讽者，如七言古《黄鹤

楼歌》，五言律《野步》、《鉴湖晚望》、《舟行即事》、《桐柏观》、《虎丘僧舍闲壁》，五言长律《晚晴》，七言律《江城秋思》、《金陵》、《题东林寺》、《话道》十一篇，特为秀爽，于集中为别调。文则《上章圣皇帝乞应制举书》、《上开封府廉宪书》，气调岸异。《曹参守职论》、《开东阁论》，议论警快。《琼台双阙铭》、《三井铭》，辞意深警。而骀文如《青州到任谢上表》、《辞刑部尚书表》、《谢授刑部尚书表》、《孟州到任谢上表》、《辞兼侍中表》、《谢男安期加职表》、《乞依谏官抗议表》，差能于典雅出感慨，以偶对为顿挫。其他碌碌，未能称是也。

钱惟演，字希圣，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也，从俶归朝。以博学能文辞，召试学士院。真宗称善，命直秘阁，修《册府元龟》，诏与杨亿分为之序。累官枢密使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卒谥文僖。所著《典懿集》三十卷，文辞清丽，名与杨亿、刘筠相上下。而杨刘之后，兄弟竞爽，回翔馆阁，以演西昆之绪者，莫如宋氏庠、祁为一时之秀焉。

宋庠，原名郊，字公序；弟祁，字子京；安州安陆人。夏竦守安州，庠、祁兄弟尚布衣，竦异待之，命作《落花》诗。庠一联曰：“汉皋佩冷临江失，金谷楼空到地香。”祁一联曰：“将飞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存半面妆。”竦曰：“咏落花而不言落，大宋当状元及第，又风骨秀重，异日当作宰相。小宋非所及，然亦须登严近。”庠，天圣初，举进士，开封试，礼部，皆第一。祁与兄庠同举进士；而礼部奏名，祁第一，庠第三。章献太后方称制，不欲以弟先兄，乃擢庠第一，而置祁第十。人呼曰二宋，以大小别之。庠累官枢密使，封莒国公，卒谥元宪；传有《元宪集》三十六卷，妍炼稳称，其诗盖出杨亿。惟杨亿华贵之词，一味雍容。庠则温雅之中，饶有凄婉。录五言古及五言律。

五言古如《秋晚禁庐独坐》曰：

霜日薄西牖，境寂趣自闲。风篁宿天籁，海碧沉云山。官树未

全落，栖乌相与还。心疑蹈虚宇，迹乃尘清班。自顾丘壑志，何施轩冕颜？终当谢绯服，戢翼榆枋间。

又《登大明寺塔》曰：

故岁摇落时，凭高望扬越。流光不我与，复此值凋节。孤塔踞层冈，仙盘涌寥穴。病足攀危梯，寸晷或三歇。浩荡佛界宽，凌兢客心折。远岫几培塿，空江一明灭。海日栖檐题，霜风语铃舌。荒墟自今古，大块靡封埒。豁若醯覆开，醒如豆聪撒。哀哉人间世，小智互纷结；豕虱论是非，蛮蜗定雄杰。伥伥百代俗，唧唧九流说；推致无穷中，秋毫共飘瞥。圣人小天下，乐意遗来哲。矧余蒙鄙姿，轻蹈荣利辙；溷浊六尘并，谨叟太和泄。薄言真境游，追悟生理缺。洗心刻来哲，回步惩曩跌。甘露多余滋，圣关有幽鐍。咄嗟朝市人，此路非尔蹶。

五言律如《相州春日》曰：

北土无繁卉，空亭有暝阴。狂飞憎野絮，多舌恨春禽。地燥山如朽，池寒水不深。生平箕颍志，轩冕独何心。

耐人咀嚼，转有在怅惘不甘中者。其他五言古如《正月望夕供养太阿罗汉画像作》、《啸台》、《海外遇寒食因发家书想望松楸不能自理偶成此诗示儿子》、《左散骑常侍东海徐公》、《岁晚许昌城隅登楼作》、《岁晏出沐感事内讼》一首、《京师故僚以余退居近畿数赐存问因叙怀自感》、《念衰》二首、《湖山》、《壬子岁四月甲申夜纪梦》、《过曹氏坟庵在灊皖间蜀僧修静自天柱退居于此》、《去年三月楔饮池上岁月易得忽复暮春

因再宴僚属作》、《汉将》三首，七言古如《正月望夜闻影灯之盛斋中孤坐因写所怀》，五言律如《过璨师房》、《秋日小雨后作》、《小圃雨霁》、《淮上》、《秋圃感物》、《秋湖上晚景》四首、《和中丞晏尚书西园晚秋怀寄》、《孟津岁晚》十首之五、《春晦小雨》、《春夕》，七言律如《晚坐观风亭》三首之一、《府斋秋日》、《北台》、《新春雪霁坐郡圃池上》二首之二、《晚春出郭游北山佛寺》、《晚泊白村登舟回望因成拙句寄淮阳龙图王给事》、《题高明堂后池杂景》二首之一、《秋出近郊》，五言长律如《都下灯夕》、《游大明寺郡楼望嵩少作》、《宿鹿门寺》、《后园秋物》、《东园吏隐》、《登龟山上方寺》、《夏日对雨》、《访宋氏溪园》、《夜出芙蓉堂》，五言绝如《坐池上看水偶成五绝》之一之三，七言绝如《和中丞晏尚书忆谯涡》二首之一、《读史》二首、《新岁霁雪到西湖作》三首，皆含清迥于瑰丽，以绚烂出凄怆。大抵七言不脱西昆之窠臼，五言能嗣盛唐之遒浑。其他摘句：五言如“岸阔烟无著，窗虚日易明”，“斜日红初敛，晴山翠欲流”，“露浓蝉始罢，风急燕犹飞”，“不雨云中薄，澄沙水自微”，“江柳寒阴瘦，畦菘晚叶肥”，“蓬乱将风野，禽稀欲雪天”，“雾来灯似湿，萤过草疑燃”，“春色无情老，宵云有恨低”，“晓山天外紫，秋日雾中寒”，“木老争侵日，花寒各媚秋”，“竹雨无情碧，荷烟底事深”，“高云收雨意，淡日作秋光”，“山晴岩独雾，林暑涧常秋”，“乱流横掠野，残日倒穿林”，“野鸟千声异，江茱一色匀”，“左手螯初美，东篱菊尚开”，七言如“林间幽鸟自相语，水上落花何处来”，“风径舞花催暮色，雨梁归燕说春愁”，“风定草烟还阙殿，云开山色始归楼”，“压岸晚阴云著野，蘸渠春色柳随人”，“新笋偶随枯条出，野花闲抱老藤开”，“戏蝶有时飞自远，野禽终日语无情”，无不造语新警，体物浏亮；而抒以温丽，不为寒瘦。所为文如赋、颂、表、状、内外制诏、祭文、祝文、连珠等体，皆骄文，几占集之十八；而札子、答内降手诏、行状、墓志、序、记、碑铭、论、说之属，则寓骈于散，颇臻遒变。赋如《幽窗赋》、《登应州古城赋》，颂如《乾元节作圣寿

颂》、《维摩经诸品颂》，表如《扬州谢到任表》、《再入参乞罢免重任表》、《乞致仕表》、《乞罢枢相表》、《乞罢相表》，札子如《贤良等科廷试设次札子》、《封畿札子》、《论蠲除杂税札子》，诏如《赐西平王赵元昊诏》，墓志铭如《宋故推诚翊戴功臣赠侍中曹公墓表》、《故朝奉郎济阳江府君墓志铭》、《宋故朝请大夫尚书工部郎中彭城刘府君墓志铭》，序如《送河南法掾张子野序》、《诸山留题王氏中隐堂诗序》，或以排比出轶宕，或含顿挫于温润。而《宋故推诚翊戴功臣赠侍中曹公墓志铭》，骈俪犹存，波澜极遒。其辞曰：

宋有忠勋之臣曰武威曹公，在天圣中，以宿将持节，分督河北军事，屯中山。庚午春正月乙卯，寝疾，薨于位，寿五十八。讣闻，天子震悼，不视崇德朝两日。以黄门监玺书告第，走命中谒者护其枢还京师。后九年，宝元之己卯，其孤等始以龟筮之吉，归窆封树。有诏鸿胪亚卿典丧事，奉常易其名曰武穆。冬十月乙酉，具卤簿鼓吹，葬公及其嫡冯掖夫人潘氏于南洛阳之金谷乡尹村原，从大墓，且言顺也。先是其家合官牒世谱，以状咨史氏，请辞刻石。让不遂，乃绌而叙焉。

公讳玮，字宝臣。其先，晋有清河太守泓，去官寄孥，始为郡姓。后裔再徙，占数真定之灵寿。曾祖讳业，祖讳芸，并遭时俶扰，仕本州为牙门大校，职以世及，功缘地偏，阴迈德美，储为庆灵。以至烈考枢密使累赠太师尚书令谥武惠讳彬，以明允笃诚，道参运始，禽吴馘蜀，助平天下，翊亮三圣，卒为元老。谄谋帷幄，溢动旂常，生极师臣之尊，没从大享之配，显扬追贲，为时第一。逮公之克济世美，及昆弟宗门之贵，交荷恤典，丛于先报；故今繇祖而上，皆赠太师尚书令；又封曾祖于荣，大父于越，俱为国公；曾祖妣张氏，祖妣李氏，皆累封齐韩二国太夫人。祔庙自始薨饰以济阳郡，再易

冀鲁，并为真王；妣高氏及二刘氏，又别以秦齐陈三国为汤沐。

公即武惠王之第四子也，承是休烈，生而岐嶷，童龀英发，雅为先王所器。至道初，以任为西头供奉官，合门祗候。党项余种李继迁，盗弄朔方兵，穿塞首鼠，疆吏不能制。时武惠握机政，太宗面访雄俊以置边琐。久之，辄以公应诏。帝喜曰：“卿有祁午，安遑遑更索耶？”即日召见，命有司加显秩以俟遣。武惠固辞，乃以本职试守陇西郡，年甫十九。公自以见知于父子之际，又为明主所适拔，感激忠孝，遂摅才蕴；由廷臣凡八迁至客省使。其间带高英康三州刺史、团练防御使各一，洊领华州，一降容州，皆为观察使，进主镇国彰化二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昭武彰武两军节度使。其化条所莅，则戍镇戎军，守渭、邠、秦、莱、青、天雄、孟、兗七藩；而渭、天雄皆再。其瑞璋之总，则环庆、真定、泾原三路皆为兵马都钤辖，鄜延路为副都部署，环庆、真定两路，并为都部署。国论所咨，则领宣徽南北院使，署枢密院事。命秩之备，则阶三品，勋二品，视官帝傅，兼亚丞相，书社六千三百，实千一千六百，以四字为功号，烜赫光耀，冠映侯籍。迹公之策名展体，服劳中外，为国方召，多本西略。

初，继迁逋诛寢久，劫群羌为支辅，苛征幕戮，人思自拔。公之扞萧关也，尽条恩诏绥怀之意，以檄诸部。部人得书，皆东向感泣，或率众内属，奸党始离。寇略河湟，诸戎归重弗戒。公短兵鏖石门川上，狡众殒歼。赵德明初丧凶父，有首罪称藩之请。公以天厌余孽，宜时平荡，愿帅一队，缚竖子以衅鼓，驿书言状，虑密计周。时朝议前已许降，谋弗果用。扬珠玛哈之族，合万余落，乞援内徙。诸将惶惑，未知所受。公独抚其使，自将劲骑薄天都山，凡三日，尽拥其众，按道徐还，中外服其勇。再守渭也，古哩羌寇掠不已；公率所部合支军趣武延咸泊川，鼓行夹击；诸帐皆溃，系牛繫马以万计，遂破灭之。又袭叛姓巴勒臧于平凉，剪其巢窟；自是属国者倚汉与

天等矣。镇天水也，植置勒斯赉初盛，挟李遵妖妄，自谓吐蕃贵重，当雄西域，稍并他部，恣睢塞外；遵乃傍缘故事，上书求赞普之号。公密疏以《春秋》许外夷者不一而足。今二羌乌合，而所希无法；宜黜桀骜以尊国防。真宗纳焉，但授遵保顺节度制。后果窥伺边隙，包藏祸心，迫胁小种，扇动豪帅，连营方阵，号称十万，乘虚内熨，浸淫于三都之谷。公率军整旅，背城逆战，斩首千级，获利器杂畜三万计，追北至敦煌。骁将马布扎尔耻败负力，复屯野吴。公遣死士数百，夜捣其垒，自相蹂躪；群丑遂奔。古哩羌阴谋累年，规败疆事；先其未发，扫平庐栅；因是西南诸姓，皆纳款辕门。遵赉震怖，遁还故磧，不敢弯弓而取当。此式遏制胜之大较。

故事，边民挟弓矢，皆应募为奔命，斗劳赏薄，人情弗愜。公建言能垦境上旷土者蠲其租，春秋耕敛，出州兵以护作；而战者忘死矣。渠率内属，恩隆无等；公请百帐以上比古帕主，次比营司马赞书，拜授列为王官；而来者知劝矣。黠羌杀人，辄以羊马自赎；公按律令除其弊，犯华人者，论杀之，余从其俗，而刑无颇矣。秦人田讼，弥岁不解，曹吏投隙，窜易版书。公审其宿奸，一取质剂为验；亡契者，贷其负，使得自占，收脱户千六百，租钱四百万。台符宣告州郡以为后式，而文无害矣。此威怀安利之凡最。若其按秦汉旧迹，因长城之堑，稍筑坞堠以殊内外，斥境千里，建笼竿之壁，列弓门十寨，迭为藩蔽。班赏格，饰门具，缮梁表道，屯田足食，迄今为保障之利者，不可悉纪。

公之在关陇，以威名庄重，渊回山立，累功懋赏，皆即拜稍迁，倚而不召者，岁逾二纪。至于丁外内艰，泣血委印绶，率以墨绖夺服。天禧中，始有下邳观风之拜，犹副戎柄。时三陟宁晏，外虞訖息，金以公庄猷盛烈，当敷及天下，于是有留使宣猷之授，入管枢极。公既践修世范，知无不为，秉义据正，勤劳夙夜，海内抗颂，归

《缁衣》之美。终以勋高地逼，更由总管之任，出临西夏。谗党乘胜，又以容山之拜，徙守东藩。圣上始初清明，诛放俭狷，不俟辩谤，寢还旧物，莫营丘，藩全魏，养成明律，兴护北方。再陟斋坛，终屏王室。洪棱劲节，久而弥厉。方且桓圭皂马，伫来朝之仪，彤弓雕戈，将蕃锡之典；昊天不吊，歼良奄及，此哲侯所以深闻鼙之悼，邦人所以寄成蹊之泣者已。

呜呼！公之材之劭，本沈雄而施事干；然承藉先训，济之谦恚，保功约己，未尝有过。临政精悍，不独以军旅从事，故数佩州组，皆以最闻。大指道威信，必赏罚，以军之严移于郡则肃然畏，以郡之爱移于军则薰然和。伍符吏牒，参行不愚，古名将之烈，公优为之。前后褒勤赏捷，受方底书者以数十。若其询逮兵策，则宝附细札，委曲纤悉，甚者手诏往反，如宣帝问后将军故事，决而后已。在常赵感疾方革；营卒以常过于军禁，左右劝宽其罚。公曰：“以病易守，非吾节也！”卒置殊死。故公之约，所守如介石；公之重，所至为长城；言料敌，则焯龟；语应变，则奏刀。用能英声茂绩，超盖前代，行均椒兰之芬，威无藜藿之采，有由然也。论者犹以羌浑右鄙，事微敌脆，不足畅桓桓之举；睥睨幽朔，悲歌慷慨，常谓禅姑衍、铭燕然者，复何人哉！时方弭兵，公亦赍志，此又谋夫壮士击剑长怀而不能已也。

继室曰沈氏，今号吴兴郡夫人，故相仆射伦之孙，光禄少卿继宗之女。三子：长曰僖，任礼宾副使。次曰倚，终内殿崇班。曰僎，为供备库副使。噫，门阀隆贵，蝉联鱼贯，以功名世家者，今无偶矣。游谈故老，尚将传而不泯，又况图金刻，期陵岸，则公之终誉，其有既乎！铭曰：

岩岩常山，灵气磅礴。植为豪英，拔秀辽廓。洸洸侍中，实本浑熊；纂服肖善，自箕而弓。武惠知子，献之天扆。弗啻家宝，用参